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

詩曰：紂王暴虐害黔黎，國事紛紛日夜迷。良飲不知民血盡，荒淫那顧鬼神悽。

蠶盆宮女真殘賊，焚炙忠良類虎鯢。報應昭昭須不爽，旗懸太白古今題。

話說楊戩正趕雉雞精，見前面黃旛隱隱，寶蓋飄揚，有數對女童分於左右，當中一位娘娘，跨青鸞而來，乃是女媧娘娘駕至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一天瑞彩紫霞浮，香霧氤氳擁鳳輶。展翅鸞鳳皆雅馴，飄飄童女自優遊。

旛幢繚繞迎華蓋，瓔珞飛揚罩冕旒。止為昌期逢泰運，故教仙聖至中州。

話說女媧娘娘跨青鸞而來，阻住三個妖怪之路。三妖不敢前進，按落妖光，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「娘娘聖駕降臨，小畜有失迴避，望娘娘恕罪。小畜今被楊戩等追趕甚迫，求娘娘救命。」女媧娘娘聽罷，吩咐碧雲童兒：「將縛妖索把這三個業障鎖了，交與楊戩，解往周營，與子牙發落。」童兒領命，將三妖縛定。三妖泣而告曰：「啟娘娘得知：昔日是娘娘用招妖旛招小妖去朝歌，潛入宮禁，迷惑紂王，使他不行正道，斷送他的天下。小畜奉命，百事逢迎，去其左右，令彼將天下斷送。今已垂亡，正欲覆娘娘鈞旨，不期被楊戩等追襲，路遇娘娘聖駕，尚望娘娘救護，娘娘反將小畜縛去，見姜子牙發落，不是娘娘『出乎反乎』了？望娘娘上裁！」女媧娘娘曰：「吾使你斷送殷受天下，原是合上天氣數；豈意你無端造業，殘賊生靈，屠毒忠烈，慘惡異常，大拂上天好生之仁。今日你罪惡貫盈，理宜正法。」三妖俯伏，不敢聲言。只見楊戩同雷震子、韋護正望前追趕三妖，楊戩望見祥光，忙對雷震子、韋護曰：「此位是女媧娘娘大駕降臨，快上前參謁。」雷震子聽罷，三人向前，倒身下拜。楊戩等曰：「弟子不知聖駕降臨，有失迎迓，望娘娘恕罪。」女媧娘娘曰：「楊戩，我與你將此三妖拿在此間，你可帶往行營，與姜子牙正法施行。今日周室重興，又是太平天下也。你三人去罷。」楊戩等感謝娘娘，叩首而退，將妖解往周營。後人有詩歎之：

三妖造惡萬民殃，斷送殷商至喪亡。今日難逃天鑒報，軒轅巢穴枉思量。

話說楊戩等將三妖捧下雲端，三人隨收土遁，來至轅門。那眾軍士見半空中吊下三個女人，後隨著楊戩等三人，軍士忙報人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楊戩等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楊戩上帳見子牙，子牙曰：「你拿的妖怪如何？」楊戩曰：「奉元帥將令，趕三妖於中途，幸逢女媧娘娘大發仁慈，賜縛妖繩，將三妖捉至轅門，請令施行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解進來。」帳下左右諸侯俱來觀看怎樣個妖精。少時，楊戩解九頭雉雞精，雷震子解九尾狐狸精，韋護解玉石琵琶精同至帳下。三妖跪於帳前。子牙曰：「你這三個業障，無端造惡，殘害生靈，食人無厭，將成湯天下送得乾乾淨淨；雖然是天數，你豈可縱殺殺人，唆紂王造炮烙，慘殺忠諫，治蠶盆荼毒宮人，造鹿臺聚天下之財，為酒池、肉林，內宮喪命，甚至敲骨看髓，剖腹驗胎；此等慘惡，罪不容誅，天地人神共怒，雖食肉寢皮，不足以盡厥辜！」妲己俯伏哀泣告曰：「妾身係冀州侯蘇護之女，幼長深閨，鮮知世務，謬蒙天子宣詔，選擇為妃。不意國母薨逝，天子強立為后。凡一應主持，皆操之於天子，政事俱掌握於大臣。妾不過一女流，惟知灑掃應對，整飾宮闈，侍奉巾櫛而已；其他妾安能以專也。紂王失政，雖文武百官不啻千百，皆不能釐正，又何況區區一女子能動其聽也？今元帥德播天下，仁溢四方，紂王不日授首，縱殺妾一女流，亦無補於元帥。況古語云：『罪人不孥。』懇祈元帥大開慈隱，憐妾身之無辜，赦歸故國，得全殘年，真元帥天地之仁，再生之德也。望元帥裁之！」眾諸侯聽妲己一派言語，大是有理，皆有憐惜之心。子牙笑曰：「你說你是蘇侯之女，將此一番巧言，迷惑眾聽，眾諸侯豈知你是九尾狐狸在恩州驛迷死蘇妲己，借竅成形，惑亂天子？其無端毒惡，皆是你造業。今已被擒，死且不足以盡其罪，尚假此巧語花言，希圖漏網！」命左右：「推出轅門，斬首號令！」妲己等三妖低頭無語。左右旗牌官簇擁出轅門來，後有雷震子、楊戩、韋護監斬。只見三妖推至法場，雉雞精垂頭喪氣，琵琶精默默無言，惟有這狐狸精乃是妲己，他就有許多嬌痴，又連累了幾個軍士。話說那妲己綁縛在轅門外，跪在塵埃，恍然似一塊美玉無瑕，嬌花欲語，臉襯朝霞，唇含碎玉，綠蓬鬆雲鬢，嬌滴滴朱顏，轉秋波無限鍾情，頓歌喉百般嫵媚，乃對那持刀軍士曰：「妾身係無辜受屈，望將軍少緩須臾，勝造浮屠七級！」那軍士見妲己美貌，已自有分憐惜，再加他嬌滴滴的叫了幾聲將軍長，將軍短，便把這幾個軍士叫得骨軟筋酥，口呆目瞪，軟痴痴癱作一堆，麻酥酥癢成一塊，莫能動履。只見行刑令下：「楊戩監斬九頭雉雞精；韋護監斬玉石琵琶精；雷震子監斬狐狸精。」三人見行刑令下，喝令：「軍士動手！」楊戩鎮壓住雉雞精，韋護鎮壓住琵琶精，一聲吶喊，軍士動手，將兩個妖精斬了首級。有一首詩單道琵琶精終不免一刀之厄，詩曰：

憶昔當年遇子牙，硯臺擊頂煉琵琶。誰知三九重逢日，萬死無生空自嗟。

話說三軍動手，已將雉雞精、琵琶精斬了首級，楊戩與韋護上帳報功。只有雷震子監斬狐狸精，眾軍士被妲己迷惑，皆目瞪口呆，手軟不能舉刃。雷震子發怒，喝令軍士，只見個個如此，雷震子急得沒奈何，只得來中軍帳報知，請令定奪。子牙見楊戩、韋護報功，令：「拿出轅門號令。」惟有雷震子赤手來見。子牙問曰：「你監斬妲己，如何空身來見我？莫非這狐狸走了？」雷震子曰：「弟子奉令監斬妲己，孰意眾軍士被這妖狐迷惑，皆目瞪口呆，莫能動履。」子牙怒曰：「監斬無能，要你何用！」一聲喝退。雷震子羞慚滿面，站立一傍。子牙命：「將行刑軍士拿下，斬首示眾。」復命楊戩、韋護監斬。二人領命，另換了軍士，再至轅門。只見那妖婦依舊如前，一樣軟款，又把這些軍士弄得東倒西歪，如痴如醉。楊戩與韋護看見這等光景，二人商議曰：「這畢竟是個多年狐狸，極善迷惑人，所以紂王被他纏縛得迷而忘返，又何況這些愚人哉！我與你快去稟明元帥，無令這些無辜軍士死於非命也。」楊戩道罷，二人齊至中軍帳來，對子牙「……如此如彼」說了一遍。眾諸侯俱各驚異。子牙對眾人曰：「此妖乃千年老狐，受日精月華，偷採天地靈氣，故此善能迷惑人，待吾自出營去，斬此惡怪。」子牙道罷先行，眾諸侯隨後。子牙同眾諸侯門弟子出得轅門，見妲己綁縛在法場，果然千嬌百媚，似玉如花，眾軍士如木雕泥塑。子牙喝退眾士卒，命左右排香案，焚香爐內，取出陸壓所賜葫蘆，放於案上，揭去蓋，只見一道白光上昇，現出一物，有眉，有眼，有翅，有足，在白光上旋轉。子牙打一躬：「請寶貝轉身！」那寶貝連轉兩三轉，只見妲己頭落在塵埃，血濺滿地。諸侯中尚有憐惜之者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妲己妖嬈起眾憐，臨刑軍士也情牽。桃花難寫溫柔態，芍藥堪方窈窕妍。

憶昔恩州能借竅，應知內關善周旋。從來嬌媚歸何處，化作南柯帶血眠。

話說子牙斬了妲己將首級號令轅門。眾諸侯等無不歎賞。

且說紂王在顯慶殿厭厭獨坐，有宮人左右紛紛如蟻，慌慌亂亂。紂王問曰：「爾等為何這樣急遽？想是皇城破了麼？」傍一內臣跪下，泣而奏曰：「三位娘娘，夜來二更時分不知何往，因此六宮無主，故此著忙。」紂王聽罷，忙叫內臣快快查：「往那裏去了！速速來報！」有常侍打聽，少時來報：「啟陛下：三位娘娘首級已號令於周營轅門。」紂王大驚，忙隨左右宦官，急上五鳳樓觀看，果是三后之首。紂王看罷，不覺心酸，淚如雨下，乃作詩一首以弔之，詩曰：

「玉碎香消實可憐，嬌容雲鬢盡高懸。奇歌妙舞今何在，覆雨翻雲竟枉然。

鳳枕已無藏玉日，鴛衾難再拂花眠。悠悠此恨情無極，日落滄桑又萬年。」

話說紂王吟罷詩，自嗟自歎，不勝傷感。只見周營中一聲砲響，三軍吶喊，齊欲攻城。紂王看見，不覺大驚，知大勢已去，非人力可挽，點頭數點，長吁一聲，竟下五鳳樓，過九間殿，至顯慶殿，過分宮樓，將至摘星樓來，忽然一陣旋窩風，就地滾來，將紂王罩住。怎見得怪風一陣，透膽生寒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蕭蕭颯颯攝離魂，透骨侵肌氣若吞。撮起沉冤悲往事，追隨枉死泣新猿。

催花須借吹噓力，助雨敲殘次第先。止為紂王慘毒甚，故教屈鬼訴辜恩。

話說紂王方行至摘星樓，只見一陣怪風，就地裏將上來，那薑盆內咽咽哽哽，悲悲泣泣，無限蓬頭披髮、赤身裸體之鬼，血腥臭惡，穢不可聞，齊上前來，扯住紂王大呼曰：「還吾命來！」又見趙啟、梅伯赤身大叫：「昏君！你一般也有今日敗亡之時！」紂王忽的把二目一睜，陽氣衝出，將陰魂撲散。那些屈魂怨鬼隱然而退。紂王把袍袖一抖，上了頭一層樓，又見姜娘娘一把扯住紂王，大罵曰：「無道昏君，誅妻殺子，絕滅彝倫，今日你將社稷斷送，將何面目見先王於泉壤也！」姜娘娘正扯住紂王不放，又見黃娘娘一身血污，腥氣逼人，也上前扯住，大呼曰：「昏君摔我下樓，跌吾粉骨碎身，此心何忍！真殘忍刻薄之徒！今日罪盈惡滿，天地必誅！」紂王被兩個冤魂纏得如痴似醉一般，又見賈夫人也上前大罵曰：「昏君受辛！你君欺臣妻，吾為守貞立節，墜樓而死，沉冤莫白。今日方能泄我恨也！」照紂王一掌劈面打來。紂王忽然一點真靈驚醒，把二目一睜，衝出陽神，那陰魂如何敢近，隱隱散了。紂王上了摘星樓，行至九曲欄邊，默默無語，神思不寧，扶欄而問：「封宮官何在？」封宮官朱昇聞紂王呼喚，慌忙上摘星樓來，俯伏欄邊，口稱：「陛下，奴婢聽旨。」紂王曰：「朕悔不聽群臣之言，誤被讒奸所惑，今兵連禍結，莫可解救，噬臍何及。朕思身為天子之尊，萬一城破，為群小所獲，辱莫甚焉。欲尋自盡，此身尚遺人間，猶為他人作念；不若自焚，反為乾淨，毋得令兒女子藉口也。你可取柴薪堆積樓下，朕當與此樓同焚。你當如朕命。」朱昇聽罷，披淚滿面，泣而奏曰：「奴婢侍陛下多年，蒙養之恩，粉骨難報。不幸皇天不造我商，禍亡旦夕，奴婢恨不能以死報國，何敢舉火焚君也！」言罷，嗚咽不能成聲。紂王曰：「此天亡我也，非干你罪。你不聽朕命，反有忤逆之罪。昔日朕曾命費、尤向姬昌演數，言朕有自焚之厄；今日正是天定，人豈能逃，當聽朕言！」後人有詩單歎紂王臨焚念文王易數之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昔日文王羸里囚，紂王無道困西侯。費尤曾問先天數，烈焰飛煙鎖玉樓。

話說朱昇再三哭奏，勸紂王：「且自寬慰，另尋別策，以解比圍。」紂王怒曰：「事已急矣！朕籌之已審。若諸侯攻破午門，殺入內庭，朕一被擒，汝之罪不啻泰山之重也！」朱昇大哭下樓，去尋柴薪，堆積樓下，不表。

且說紂王見朱昇下樓，自服袞冕，手執碧玉，珮滿身珠玉，端坐樓中。朱昇將柴堆滿，揮淚下拜畢，方敢舉火，放聲大哭。後人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摘星樓下火初紅，煙捲烏雲四面風。今日成場傾社稷，朱昇原自盡孤忠。

話說朱昇舉火，燒著樓下乾柴，只見煙捲沖天，風狂火猛，六宮中宮人喊叫，霎時間乾坤昏暗，宇宙翻崩，鬼哭神號，帝王失位。朱昇見摘星樓一派火著，甚是凶惡。朱昇撩衣，痛哭數聲，大叫：「陛下！奴輩以死報陛下也！」言罷，將身躍入火中。可憐朱昇忠烈，身為宦豎，猶知死節。話說紂王在三層樓上，看樓下火起，烈焰沖天，不覺撫膺長歎曰：「悔不聽忠諫之言，今日自焚，死故不足惜，有何面目見先王於泉壤也！」只見火趁風威，風乘火勢，須臾間，四面通紅，煙霧障天。怎見得，有賦為證，賦曰：

煙迷霧捲，金光灼灼掣天飛；焰吐雲從，烈風呼呼如雨驟。排炕烈炬，似燭如炬，須臾萬物盡成灰，說甚麼棟連霄漢；頃刻千里化紅塵，那管他兩聚雲屯。五行之內最無情，二氣之中為獨盛。雕梁畫棟，不知費幾許工夫，遭著他盡成齏粉；珠欄玉砌，不知用多少金錢，逢著你皆為瓦解。摘星樓下勢如焚，六宮三殿延燒得柱倒牆崩；天子命喪在須臾；八妃九嬪牽連得頭焦額爛；無辜宮女盡遭殃；作惡內臣皆在劫。這紂天子呵！拋卻塵寰，講不起貢衣航海，錦衣玉食，金甌社稷，錦繡乾坤，都化作滔滔洪水向東流；脫離慾海，休誇那粉黛蛾眉，溫香暖玉，翠袖慙慙，清謳皓齒，盡赴於栩栩羽化隨夢繞。這正是：從前餘焰逞雄威，作過災殃還自受。成湯事業化飛灰，周室江山方赤熾。

話說子牙在中軍方與眾諸侯議攻皇城，忽左右報進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摘星樓火起。」子牙忙領眾將，同武王、東伯侯、北伯侯共天下諸侯，齊上馬出了轅門看火。武王在馬上觀看，見煙迷一人，身穿赭黃袞服，頭戴冕旒，手拱碧玉圭，端坐於煙霧之中，朦朧不甚明白。武王問左右曰：「那煙霧中乃是紂天子麼？」眾諸侯答曰：「此正是無道昏君。今日如此，正所謂『自作自受』耳。」武王聞言，掩面不忍看視，兜馬回營。子牙忙上前啟曰：「大王為何掩面而回？」武王曰：「紂王雖則無道，得罪於天地鬼神，今日自焚，適為業報；但你我皆為臣下，曾北面事之，何忍目睹其死，而蒙逼君之罪哉？不若回營為便。」子牙曰：「紂王作惡，殘賊生民，天怒民怨，縱太白懸旗，亦不為過；今日自焚，正當其罪。但大王不忍，是大王之仁明忠愛之至意也。然猶有一說，昔成湯以至仁放桀於南巢，救民於水火，天下未嘗少之；今大王會天下諸侯，奉天征討，弔民伐罪，實於湯有光，大王幸毋介意。」眾諸侯同武王回營。子牙督領眾將門人看火，以便取城。只見那火越盛，看看捲上樓頂，那樓下的柱腳燒倒，只聽得一聲響，摘星樓塌倒，如天崩地裂之狀，將紂王埋在火中，一霎時化為灰燼。——靈已入封神臺去了。後人有詩歎之，詩曰：

放桀南巢憶昔時，深仁厚澤立根基。誰知殷受多殘虐，烈焰焚身悔已遲。

又有史官觀史，有詩單道紂王失政云，詩曰：

女媧宮裏祈甘霖，忽動攜雲握雨心。豈為有情聯好句，應知無道起商參。

婦言是用殘黃者，忠諫難聽縱浪淫。炮烙冤魂多屈死，古來慘惡獨君深。

又詩歎紂王才兼文武，詩曰：

打虎雄威氣更驍，千斤膂力冠群僚。托梁換柱超今古，赤手擒飛過鷲雕。

拒諫空稱才絕代，飾非枉道巧多饒。只因三怪迷真性，贏得樓前血肉焦。

話說摘星樓焚了紂王，眾諸侯俱在午門外住筈。少時，午門開處，眾宮人同侍衛將軍，御林士卒酌水獻花，焚香拜迎武王車駕，並諸侯人在九間殿。姜子牙忙傳令：「且救息宮中火。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